

你是我的命运。

那个夜晚，

网纱悄然撒开，一切都已注定。

月光下的惊悸，雪崩似的喘息，

密密匝匝的丝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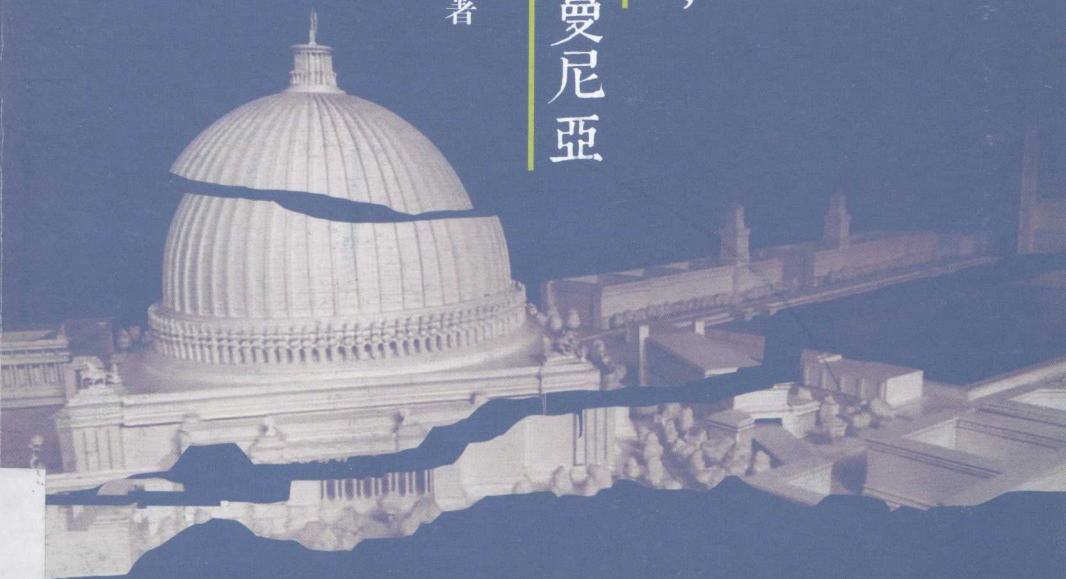
在一瞬间里结合、凝聚：

因为你就是我的命运。

別了，

日耳曼尼亞

王宏图 著



014034172

I247.5
3698

王宏图
著

別了，
日耳曼尼亞



I247.5

3698



北航

C1722454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了,日耳曼尼亚/王宏图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321-5144-8

I. ①别…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3123 号

责任编辑:方 铁

封面设计:钱 祯

别了,日耳曼尼亚

王宏图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18,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44-8/I·4057 定价:3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我的爱人寻找着我，

我也抚摩着她，

我好像一阵凉风！

一个少年，

走出青青的芦苇丛。

——古埃及新王朝时期情歌

唱诗班虔敬的歌声又一次响起。

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为我不会忘记你的命令。在催眠般的氤氲氛围中，信徒们陆陆续续地加入到这芜杂凌乱的合唱之中。渐渐地，歌声变得浑厚、嘹亮起来；它袅袅飞升到教堂暗幽幽的穹顶下方，飘掠过金光闪烁的主祭台，在走道两侧鲜亮的彩绘玻璃周围盘桓良久，最后沉落到座席上那双双睁大的眼睛和张张泛红的脸膛上。

钱重华双手擎举着沉甸甸的歌本，轻轻咳了几声，牙齿微微打战。三月的大上海，春寒料峭；进门时间不长，颈背上还漾动着街市上空弥散的缕缕寒意。来得晚了，已经错过了诵读主祷文。他紧随着众人合唱的节拍——耶和华啊，我从深渊里向你求告，同时不停地睥视着站在右侧的顾馨雯。她比钱重华矮大半个头，小鸟依人般地偎在他身边。若隐若现的双眼皮下那双晶亮的眼睛，连同饱满的嘴唇，散溢着一股浓烈的妖魅气息。此刻，她好像深深地陶醉在那些歌词中，在旋律的跌宕起伏中，她的灵魂已高高地超拔于污秽混浊的尘世之上。

顾馨雯外侧站着刘容辉、尤莉琳那对情侣。这个周日是他们 Quartet（四人小组）的例行活动日。刘容辉肥厚的脸紧绷着，含混的歌词在他粗粝笨拙的嘴里进进出出，几团悬垂的赘肉上下晃荡着：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身材修长的尤莉琳见状，肌肉抽搐了几下：

总算没失态，只豁露出一抹浅淡的笑纹。

不久，穿着白袍的牧师开始了冗长的布道。他要众信徒们对天主、对基督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最重要的是要诚心诚意地信，千万不能三心二意地信。只要坚定你的信仰，你最后就能得救。除此没有其他的途径。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成语来说，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以一定要诚。”

钱重华打着呵欠，搔搔头皮。又没睡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尤其到了后半夜，他犹如一尾垂死的鱼横躺在灰蒙蒙冷飕飕的海滩上，无力潜回那甘甜温柔的梦乡。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沉陷在如此深重的绝望中，前些天老爸简洁、不容置疑的词句将他牢牢钉在了那条黑色的命运之线上：好好学德语！毕业后，给我去德国留学。这黑色阴森的死刑判决书将他抛到了深坑中，等着被活埋——尽是窒息得让人忽忽抓狂的空气。要毕业了，但这分明成了死穴，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钱重华满怀爱怜地转向顾馨雯，霎时间两人的目光交接在一起，缠绕成一团，滚烫的火焰噼噼啪啪蹦蹿起来。恍惚间，他又一次嗅吸到了她酸涩的体味，仿佛是婴儿嘴里滚动的奶香。他不能失去她，也不想失去她！耳畔依稀回响着的旋律将他淹没在了感伤的潮水中：

习惯幕起幕落

总以为明天会很多

没想到这笑脸

会让我难过

难说再见

你的微笑遗落在我眼前

难说再见

永远不忘转身瞬间

海阔天空在明天

再相见

这哪里是什么留学，分明是把我们俩硬生生地拆开。老爸竟想出了这么个损招。我早说了，她配不上你。卑鄙，无耻，还说是为我的前途着想。呸！它在钱重华心头凝固成了死结，受不了，绝对受不了。就好像有一把雪亮锋利的刀子直愣愣地扎进心窝，喷涌而出的血水溅了一身，连汗毛孔里全是。他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茫然地东张西望。

猛然间，牧师抬起半秃的头颅，不无倨傲地扫视着全场，“大家都知道，当年耶稣传道时，一次他和门徒在海上航行。突然狂风大作，波浪几乎吞没了船只。那些门徒们惊慌失措，叫道，主啊，来救我们吧。耶稣从容自若，跟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在耶稣的命令下，出现了奇迹，海面一下变得风平浪静。”

躲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事情总得有个决断：是鼓起勇气，拼死一搏，还是忍气吞声，乖乖地听从父命。全看你自己的了！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坚定的信仰具有多么神奇的力量。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们信徒的立身之本、生命之源。耶稣曾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生命——信仰！钱重华纷乱的思绪慢慢沉静了下来。牧师的声音像是哼唱的催眠曲，丝丝暖意温润着他干枯皴裂的灵魂。几束苍灰色的阳光流泻到了布道坛上，牧师的身躯顿时融化成了一大团光焰，刺眼地凸悬在由粗厚的立柱、白色的十字架缀合而成的阴郁的背景上，而他

铿锵的声音持续地在攒聚了万千纤尘的空间内徜徉、回旋：

“基督反复多次地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是因为耶稣不是普通人，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上帝出于对我们人类的爱，让他的儿子降临到人间来拯救我们。所以他会说，若是认识我，也就是认识我的父亲。那就是认识上帝，进入到上帝的怀抱之中。

“耶稣还有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作为神的儿子，他要来唤醒大地上麻木不仁的民众。可以说，绝大多数人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不是说他们看不见东西听不到声音，而是他们不认识上帝的儿子，听不到真正的来自神的福音。现在，上帝将他的独生子牺牲在十字架上，通过这一震撼人心的事件来激发大家的信仰。你看，只有通过他儿子的鲜血，我们才看到了人间的正道，世界的真理，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之所在，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耶稣牺牲在十字架上，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创造，那一刻也是最辉煌的瞬间。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是来和我们争权夺利，来豪门宴上分一杯羹，他是出于爱，出于对芸芸众生的爱。他是自愿来牺牲的。他知道只有通过他的死，才能在灰暗的大地上播下信仰的种子。正是通过他这一壮举，残酷无情、昏天黑地的宇宙才被抹上了一层暖色，因为这昭示着这样一个奇迹，至高无上的创世主关怀着我们，爱着我们，通过他独生子的血，和我们订立一个神圣的契约。从那一刻起，我们的生命才真正获得了意义……”

钱重华长长舒了一口气，不知不觉间泪水沾湿了半边眼眶。他有些羞愧，赶紧转过头，抬眼凝望着左侧彩绘玻璃面上铺展的耶稣受难图。受刑后，人们正将耶稣抬下十字架：他脸容灰白，但生命并没有从残留着余温的遗骸中消匿——永远不会消匿，那沉静坦然的姿态中早已隐伏着日后复活的种芽。就在这一刻，仿佛沐浴在璀璨夺目的光晕

中,钱重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他被悄然引领到了神奇的福地:多日来盘踞心头的阴郁愁苦一扫而空。他有福了,不再是孤零零一人;他是和神灵在一起,身体里灌注进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他是有福了,连死亡也不再张开狰狞可怕的面目,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将逐一得到补偿。在最后审判的时刻,他将从容自若地走到神的宝座前,债有主,冤有头。霎时间,他的脸上洋溢起幸福的光芒。嗯,对自己的爱要有信心,要像信仰上帝一样爱她,好好爱他的馨雯。

钱重华将手掌慢慢地探伸出去,捏住了顾馨雯微湿的食指。对方先是抗拒,嗔怪地拍了他一下,抽逃开去;他紧追不舍,牢牢地攥住了她的五根手指,这次指绕指,掌心贴掌心,严丝合缝。他们的心顿时贴得更近了。这一刻,牧师挺直了腰板,喘着气,喉咙里好似滚动着浓稠的痰液,高亢的声音变得有些嘶哑:“圣经里还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话,神就是光,在他那儿毫无黑暗。神用光来照亮我们的心,我们的一切都有赖于神的光芒,那是生命中真正永不枯竭的源泉,是至高无上的真理的光焰。而这一切都要靠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才能达到。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在我们的心中永不熄灭!”

讲道完毕,赞美诗的歌声又一次齐声响起: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钱重华嚅动着嘴巴,暗暗觊视着刘容辉、尤莉琳。刘容辉倚靠在座椅上,正耷拉着脑袋打瞌睡,间或还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尤莉琳对着钱重华送上妩媚的一笑,随即又扮了个鬼脸,他忙把手抽回到自己的膝盖上。馨雯转过身,狐疑地扫了他们俩几眼。

信仰!对,他们这个 Quartet 就是因信仰而集合在一起,每周日准时上教堂,共同分享着神圣而热烈的体验。钱重华喜欢这儿飘逸而出的神秘气息,在此他骚动不宁的灵魂似乎找到了一方安身立命之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钱重华隐约觉得，妈妈从小到大将他围裹住的关爱的目光里总豁露着那么一个缺口，一个盲区，那是中国人浓得化不开的人伦亲情无法穿透的黑洞。只有在这高耸肃穆的穹顶下，在这充满着庄严华美的乐声、凝神屏息的诵读、凝聚了无数泪水的真挚热忱的祈祷中，它才被填补得如此完满、圆融。他仿佛长时间地行进在横跨天际的彩虹桥上，日月星辰悠悠环绕周转，一同应和着宇宙深处浩渺、深邃的潮汐涨落。

的确，关键要有信心。为什么你就真的不能设法和馨雯一同去德国呢？但谁来出这笔钱呢？又来了，不要先纠缠在细节里，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一定会心想事成。难道他们间的感情真的经受不起一点风浪的考验？真的不能吗？古人还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而现在他们这个 Quartet 不就是个创举？他们不仅仅组成教友小组，一同上教堂一同研读圣经，而且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铸造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扯淡！他们两对情侣像桃园结义那样发过誓，要建立一种纯洁的感情关系，四个人共同分享各自的喜怒哀乐。他们不是乱交、群交——别误解，根本不是。他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最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要被各种狭隘卑劣的嫉妒、猜疑、占有欲侵蚀、污染。这想法首先是由他和尤莉琳倡议的。不管刘容辉、顾馨雯是不是真心相信，至少没有反对。先试起来，很多奇迹都是在尝试中蹦出来的。这看上去活像虚拟的第二人生，但他们却要把它变得触手可及。

另一位身材矮胖的牧师缓缓走上布道台，开始宣读祝福词，人们三三两两地起立，准备散场。顾馨雯转向依旧打着瞌睡的刘容辉，朝他鼻孔中重重地吹了一口气。他的头开始拨浪鼓似的摇晃起来。顾馨雯对

尤莉琳笑了笑，伸出手指在刘容辉的脖子上搔起痒来。刘容辉霍地挺直了身子，睁开眼，一把揪住尤莉琳的胳膊，“你干什么？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尤莉琳扑哧笑出声来，反手刮了刮他的鼻子，再在额头上加了个暴栗，“也不看看清楚谁干的好事？诬陷到我头上来了！”

刘容辉揉了揉眼睛，无辜地望着他们仨，“你们，你们中究竟是谁在使坏……”

哄笑声中，顾馨雯半佝着腰，在他额头上轻点了一个吻，“我亲爱的”，随后一阵风似的径直朝阳光灿烂的门外冲去。

二

只有在这个年龄，青春丰沛的快乐和热情才足以融化一切隔阂、障碍。此时，钱重华等人从教堂哥特式钟楼孤傲的阴影中走出，回头仰视了一眼三角形正墙上方伫立在风中的银色十字架，在变得暖和的街市中欣然前行，往城北的公园而去。

钱重华瞅了一眼顾馨雯，她丰厚的嘴唇翘撇着。还吃醋呢。方才迈出教堂正门，一个穿着深蓝色旧夹克、头发稀疏花白的老乞丐驼着背跪在台阶上，手握一只边角破损的搪瓷碗在行人面前摇来晃去，他皱巴巴的裤腿翻卷到膝盖上，粗硬的皮肉上密密麻麻地缀满了黑色的泥垢，好似涂了精巧异常的文身图案。钱重华见状，心中咯噔抽搐了一下，从口袋中掏出两个一元硬币，在手掌心里掂了掂，咣啷一声放入碗里。走在一边的尤莉琳也跟着将钱投入碗里。两人会心地一笑，她满怀温情地瞥视了他一眼。顿时间，钱重华脸上泛起一抹潮红，转过头，不料顾馨雯正站在路口，不时回头盯视着他们俩。

真是的，他们这个 Quartet 约好不吃醋的。她也许撒撒娇吧！得有时间慢慢习惯，罗马毕竟不是一天里建成的。他们登上了一辆宽敞的公交车，尤莉琳和刘容辉一路上有说有笑的，而顾馨雯则长时间静默无语。突然，刘容辉转向钱重华，“哎，你说那冯松明怪不怪？”

尤莉琳忙抢过话头，“怪什么，人家有理想嘛！凭他志愿去宁夏支教一年就怪了？”

刘容辉当即反驳，“我哪里说他去宁夏怪，我都想去呢，你信不信？哎，人年轻时就应该到外面闯闯，而且回来还能免试读研究生。但我看不惯的是他那副模样……”

尤莉琳扬了扬眉梢，“他那副模样怎么了？又不犯法，碍你什么了？人家是学哲学的，喜欢思考一些比较深奥的问题不奇怪，哪像你们学金融一天到晚围着钱转，最后不要把太阳都当成黄金了！”

“算你是学法律的，张嘴闭嘴违法犯法什么的，我哪有这个意思呢！我只见过他一次，他气质上总有什么东西让人琢磨着不舒服……”刘容辉向钱重华眨了眨眼，不时搓揉着手掌。

钱重华淡淡地笑了笑。冯松明的人影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脑中：方才他在教堂门厅里佝着背匆匆而过，阴沉的表情与那里的氛围格外吻合。要不是钱重华主动上去打招呼，他们完全可能就此擦肩而过。他们因一同参加礼拜早就认识，但每回总是那么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今天冯松明用宁静淡然的目光瞧着他们几个，说了句你们一起来的啊，那我先走一步了。听人说他经常在校外志愿为外地民工子女教课——真是个另类。

还没走到公园的大门口，沿着两侧街沿铺展开来的小商摊已顿时将他们淹没在周末欢乐的喧嚣中。烤羊肉串刺鼻的熏香和各式热气腾腾的小吃点心刺激着人们跃跃欲试的胃口；孩童们三五成群地围聚在鲜丽多彩的气球、奇形怪状的玩具前，而附近一排装载着兔子、仓鼠、天竺鼠等宠物的笼箱更是吸引了他们好奇的目光。尤莉琳挤上前去买了两串羊肉，递给站在身旁的刘容辉。他摆摆手，掩住了鼻孔，“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讨厌这味道？我劝你也少吃点。就这样贪嘴，哪天吃成肥婆，后悔就来不及了！”

尤莉琳瞪了他一眼，“你敢来咒我！不吃算了——我总不能退了

吧？谁要尝一口？”

稍稍犹豫，钱重华接过羊肉串，大口咬嚼起来，“嗯，挺香的！”

尤莉琳瞥了刘容辉一眼，“有你这样不识货的傻瓜！”

走在前面的顾馨雯回转身来，一脸不耐烦的神情。

他们四人慢悠悠地沿着迂曲的小径，向着公园纵深处漫步而去。还没到百花争艳的时节，阳光瞬息间不足以将数月里积聚的寒意一扫而空。细薄的柳絮懒洋洋地在一方方纤柔的草坪上飘漾、游动；距微露蔫萎之态的梅花不远，一簇簇桃花半张着丰润酥软的苞芽；而小溪畔紫藤花架后方幽暗的草丛中，几排粉黄色的蔷薇花孤寂地沉浸在粉色的梦幻中。钱重华欣喜地注视着青翠的景色，这一刻，冰封在大地深处的千千万万种渴念在暖风中苏醒过来，张大了粗大的毛孔，应和着他体内高涨开来的青春潮汐。

前边横亘着一方椭圆形的水池，五六只鸭子在连接两岸的几个圆形石墩周围来回浮游嬉戏。钱重华等人驻足观赏起来。猛然间，尤莉琳响亮地拍着手掌，“太有情调了，容辉，给我来一张！”

当她审视图像时，眉头一下皱蹙了起来，“怎么一点没有画面感——钱重华你再给我照一张，你这方面挺有天赋的！”

刘容辉望着鸭子悠然自得划动着脚蹼，陡直地扎进水里，酸溜溜地说，“看来以后他得当你的专职摄影师了。你到哪，他跟到哪，形影不离。”

尤莉琳回嘴道，“无聊！自己没水平，还尽说风凉话——哎，馨雯，我给你照一张吧！”顾馨雯先是摇摇头，钱重华见状迈前一步，“我们俩一起拍吧！”她想了想，便应承下来。在相机的取景框中，几脉假山石遥遥伫立在顾馨雯身后的纵深部位，瀑布在其间曲里拐弯，哗哗哗流淌着。

他们跨过水池，走了不久，游乐场高耸的圆形转盘便霸气逼人地遮没了整个视野。在钱重华的眼里，尤莉琳那双丹凤眼微微上翘的眼角上的眉毛长得疏密不匀，娇媚的气息几乎无迹可寻，但它却爽快大气，还沾带点淘气；同时它隐含着孤注一掷的勇气。这种女强人风风火火的劲头虽可爱，但让许多男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顾馨雯浓厚的眉丛下的目光里跳动着一团幽暗的火，甜蜜可人，又隐含着难以言语的哀愁。

尤莉琳回头望了一眼正和刘容辉有说有笑的顾馨雯，睨视了钱重华一眼，“你去德国留学的事办得差不多了吧？”

钱重华咬了咬嘴角，“哎，八字还没一撇呢！”

她神情专注地望着他，“嗯，不是说基本上都签得出来吗？”

他双手一摊，“德语刚开始学，还得先通过德福考试呢！”

尤莉琳垂下头，扯着衣角，“想想你真幸福，这么好的条件，刚毕业就能出去看外边的世界了！”

钱重华停住了脚步，“那有什么稀奇的？你要想，也能出去！”

“对了，我们学法律的，也该到德国待上一两年！”她扬起了头。

钱重华回头觑视了一眼十来步开外的顾馨雯、刘容辉俩，他们正越说越起劲，“一点不错！咱中国学西方以来，最早的法律体系不就是以德国为蓝本的吗？对了，你要对德国有兴趣，介绍你认识一下菲克尔（Ficker），他是个汉学家，现在上海做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我上个月开始跟他学口语。”

“那太好了！”尤莉琳的脸上绽出一抹甜润的笑，“看样子我也该学德语了，到时候好跟你在德国会师！”

最后，顾馨雯、刘容辉俩赶了上来。尤莉琳双手叉腰，打趣道，“你们两位走得好慢，有那么多知心话好说？”

刘容辉的神情异常亢奋，“只许你们俩说悄悄话？这真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了。再说本来就是星期天休闲，搞那么紧张干吗？省点劲以后用吧！”而顾馨雯则在浅淡的笑容中蕴藏着苦涩与无奈，“我真有点累了。”

钱重华动情地凝视着馨雯，在她脸颊上盖上一长串热吻，随后轻轻换起她手臂，“就到前面茶室里坐坐吧。”尤莉琳伸出胳膊，一把勾住刘容辉肥厚的腰身，“好呵！快走吧！”

他们几个左拐右转，前方渐渐变得热闹起来。数只大红、深蓝的风箏在散缀着香樟树的大草坪上方袅袅盘旋。几张石桌前，人们大口喷吐着银白的烟圈，悠闲地甩着扑克牌。不时有踩着滑板车的青年人从大路上疾驶而过，勾画出一道道遒劲生猛的弧线。而在手风琴咿咿呀呀的伴奏下，一大群中老年人翩翩起舞。他们深深地陶醉在杂沓生涩而又奔放无羁的舞步中，连路过的几个保安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空气中连绵不绝地滚动着欢乐的波澜，将他们四人一路裹挟到临湖而筑的风格古雅的茶室里。

顾馨雯绞弄着纤小的手指，出神地凝望着湖水。青绿，有点深蓝——又变了，随着阳光细致微妙的变幻，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如果能配上一尾尾斑斓的金鱼，那就更棒了！四个人（用钱重华的话说，就是Quartet）这样围坐成一团，这种场面她是太熟悉不过了。此刻，杨牧师尖削清癯的脸庞又一次浮现在眼前。有一阵子，周末他们老到他家里聚会。他滔滔不绝的话语对于这些鲜活生嫩的心灵，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然而，顾馨雯从打过第一个照面后，对他一直敬而远之。他的声音如一把闪着凛凛寒光的刀子，在你迷混泥泞的灵魂深处刺戳。她老是觉得他像童话书中头上长出尖角的恶魔，又像诡秘出没的宇宙黑洞，要把其他人的灵魂彻底吞噬。望着他时间长了，她竟会浑身直打

哆嗦。

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袭来，悄然麻醉着人的神经。春天的气息正从大地深处缓缓涌出。尤莉琳嗑着香瓜子，快速发完几条短信，细长的手指点戳着刘容辉，“哎，看你这副熊样子！”她一跃而起，站到他背后，捶了捶他弯曲的肩背，“坐正点好不好——这么大人了，自己怎么一点没感觉的！”

刘容辉的目光里闪烁着不可遏止的恼恨，“我又怎么了？你怎么左看我右看我不顺眼！哼，也不拿面镜子照照，你自己是什么模样！”

“呸！打中你要害了吧，别转移目标，大家评评，我至少比你强！”

刘容辉抬起头，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照你这说法，每个人得时时刻刻注意让自己的动作美观大方——你不想想这有多累，还让人活不活了！我们毕竟不是演员！算你会演戏，你再把舞台上的 pose 给大家摆一下？”周围的游客纷纷将目光聚拢过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喧哗，还有人噼噼啪啪鼓起掌来。

“摆就摆——这点屁事你就想难倒我！钱重华，过来，我们还是老搭档！”钱重华犹豫了一下，硬着头皮，走到她边上。尤莉琳顺势斜倚在他身上，张开胳膊，“哎，我真受不了。”

周围爆起一阵密集的掌声。“好！再来一个！”

顾馨雯觑了他们俩一眼，脸上浮起一抹潮红，“演得这么动情，真是入戏了！重华真该把你带到德国，在那儿一定演得更出色。”

尤莉琳凑到顾馨雯跟前，瞪着眼，“馨雯你这话就见外了，要去当然是重华带你去。而且我发现你也蛮有演戏天赋的——什么时候我们练一把试试！”

重华怎么这副样子，难道他真不知道我是什么心情？也不来安慰安慰。连家里养的小狗主人每天也会亲热地捋上好多毛，怎么宠它